

## 日月潭玄奘的骨灰

2/8/2020 王健椎

小學畢業的那個暑假，有個難得的機會，到日月潭文武廟附近，住了好幾天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在這之前，台灣省公路局有個任務，要興建日月潭環湖公路，一輩子服務於公路局的爸爸，和數位彰化工務所同事，被徵調參與這個工程。因為他們的勞碌，順利完成環湖公路，眾人得以方便欣賞日月潭。爸爸在世時，未詢問工程的心酸點滴，如今在網路上，也察不到蛛絲馬跡，有點可惜。花壇到日月潭，按照當時的交通狀況，單程可能就要一天，所以爸爸必須長駐日月潭，他不在家時，媽媽如何照顧全家，沒什麼深刻印象，而我當年到日月潭的行程，如何從花壇到日月潭，誰帶我去，中途如何換車，也是一片空白，在日月潭的日子，更是一片模糊，但記得遠方有個高塔，遙遠，神秘，不可及。那時無知幼稚，沒留下美妙回憶，但也因為這樣，得以無憂無慮的長大。“神秘浩瀚日月潭，萬年不露藏深山，環湖公路繞一趟，原始風景實在讚”。

政府數十年來的努力，台灣的公路普及，是台灣經濟的動脈，也方便了名勝景點的觀賞，包括日月潭。每次回台灣，如果時間許可，家人或朋友有空時，就是日月潭一日遊。年底(2019)回台灣，二哥照例邀約家人，到彰化富山日本料理聚餐，盤盤的經典佳餚，色香味俱全，令人回味無窮。隔天一起到日月潭，在水里市區停留一下，沿途細雨不斷，二哥建議去坐火車，到附近的車埕，也是個觀光地，第一次到車埕，印象很好，木頭的建築，有日本格調，繞著池塘邊步道慢逛，再爬上鄰近的山坡，到明潭發電廠邊，撐著雨傘擋小雨，別有一番風情。午餐後，前往日月潭，在玄光寺下車，和往常數次到日月潭一樣，仍然處處中國客，但是沒有過去的喧嚷，和“日月潭”石頭照相時，也規矩的排隊，看來水平提高了不少。中國經濟和人民素養，似乎都跟著台灣走，慢了大約二三十年，政治也能如此嗎？“富山日本好料理，家庭聚餐樂無比，中國遊客懂規矩，政治能否來得及”。

從玄光寺往下走到碼頭，看到日月潭的遊輪，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坐在船上的中國觀光客，昂頭看到那些國旗，不知心中有何感想，台灣人到中國旅遊，腦袋也要在五星旗下吧？中國和台灣，雙方關係複雜曖昧，外觀上敵意濃厚，飛彈對準台灣，威脅台灣，但是，人民經濟文化的交流，卻又頻繁緊密，這樣的愛恨情懷，會有美妙的自然結局嗎？如何自然呢？只要雙方守戒，不動武，給予充分時

間。本土政權執政，不會快速帶領台灣獨立，但是可以領導台灣人，慢慢往太平洋靠，來脫離中國的陰影，這是第一個自然。本性親中的國民黨，如果沒有脫胎換骨，取得執政權後，也不會快速投入中國懷抱，但是可能半推半就，和中國成為不可分割的生命體，這是另一個自然。都是自然，都要接受，只盼民主不凋謝。在往碼頭的途中，一群法輪功學員，不知是台灣人或中國人，冒著雨，靜坐在步道旁，擺些標語文宣，反共產黨，爭取民主自由，精神令人欽佩，他們的命，和觀光客相比，是苦了一些。“關係複雜又曖昧，愛恨情懷善或孽，真心真意來守戒，只盼民主不凋謝”。

碼頭附近宏亮的“哪魯哇”歌聲，讓人想起童年，想起故鄉，真好，不是在夢中，人已在台灣，在美麗的日月潭，又有親人相陪，忽然覺得很幸福。車子離開玄光寺後，二哥車子來個大轉彎，往山坡上的玄奘寺，環境簡樸寬闊優雅，只有寥寥數位遊客。玄奘寺，不是空有玄奘之名，根據文獻，二次世界大戰時，日本在南京掠得玄奘舍利子，帶回日本本土多年，1955年時，日本政府決定，將舍利子分贈給台灣，台灣政府於1965年，在日月潭邊的山上，興建了玄奘寺，替玄奘舍利子，找到了永遠的家。玄奘出生中國，是中國佛教的推手，也庇蔭台灣的佛教，在世時奔波流離，千辛萬苦，西域取經，往生後的舍利子，輾轉到民主的台灣，生死都奇蹟，也富戲劇性。大約五十年前，我從文武廟，看到遠方日月潭邊的高塔，莫非就是玄奘寺？傍晚時分，坐在玄奘寺外的板凳，天色漸暗，在蒙蒙細雨下，眺望日月潭，正前方的涵碧樓，右前方的文武廟，燈火陸續點亮，展現另一風味的朦朧美，忽然廣播聲來了，再十五分鐘，停車場要關門。“在世奔波又流離，骨灰來台也稀奇，朦朧夜景無地比，十五分鐘也珍惜”。

在世奔波又流離  
骨灰來台也稀奇  
過去遙遠的神秘  
甘講就是玄奘寺